

毒品——来自阿富汗的 新威胁

经过20多年的内战和自然灾害，阿富汗已是一片衰败，满目疮痍，但罂粟种植和毒品出口却一直“长生不衰”，不仅成为当地农民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也是塔利班政权的主要经济来源。在美英军事打击下，目前阿富汗局势陷入混乱，罂粟种植又呈现扩大之势。因此，严格控制阿富汗罂粟种植和毒品外流已经成为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巨大挑战。

最大鸦片生产国

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地区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和东南亚的“金三角”地区共同被认为是世界三大毒品王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罂粟就开始在阿富汗小面积的秘密种植，到90年代的内战时期转为大规模的公开种植。如今，阿全国43%的国土种植罂粟，毒品的产量也随之迅猛增长。从1989年到1994年，短短5年间阿富汗毒品产量翻了一番，而到1999年，鸦片产量则创下了4600吨的历史纪录，约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0%。阿富汗由人均年收入只有380美元的最穷国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此外，阿富汗长期以来从事毒品贸易，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销售市场和四通八达的出口途径。从阿富汗向东、向北，经巴基斯坦、中亚地区和俄罗斯，再“兵分两路”，一部分经印度、蒙古等国到达亚太地区，另一部分经俄罗斯抵达欧洲，再进入南北美洲，此为北路；南路则是从阿富汗到土库曼斯坦，经里海到达高

加索地区，转道土耳其，进入欧洲和北非。这样，大量毒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世界各地，根据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的统计，阿富汗出口的鸦片可以满足全球75%的海洛因交易，占欧洲销售海洛因总量的80%和美国的25%、英国的95%。

阿富汗历时20多年的战争为毒品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它所扶持的喀布尔政权和当地穆斯林游击队之间的战火几乎完全摧毁了阿富汗本已脆弱的农业经济。大片穆斯林游击队占领地区遭到苏联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集中在这些地区的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完全被毁，耕地面目全非，以往尚可种植的小麦、玉米和大麦很难再继续生长。为了维持生计，占阿富汗人口85%的农民只好转而种植罂粟，因为罂粟是一种极为耐旱的作物，每年只需灌溉两次，十分适合在常年干旱无雨、水资源非常珍贵的阿富汗种植。

此外，战争还破坏了阿富汗的社会秩序，使国家长期处于失控状态，毒品种植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内战期间，各派军阀为了增强军事力量，购置武器装备，纷纷提倡种植鸦片，保护毒品生产与销售，从中攫取巨额利润，维持自己的财政来源。毒品种植和销售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已成为——

农民的谋生之道 塔利班的摇钱树

罂粟被阿富汗农民称作“绿色金子”。的确，以阿富汗加拉阿巴德地区为例，种植1公顷罂粟收获的鸦片可获得纯利286美元，比种植水果和蔬菜盈利高出100多倍。如果鸦片质量属上等，1公顷土地所得可高达400美元。再将这些鸦片提炼成海洛因，运到欧洲市场出手，1克即可卖到约157美元。

贫穷的阿富汗农民无法抵挡巨大的经济诱惑，纷纷弃谷物改种罂粟。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附近的一片平原是种植罂粟的中心地带。这里的鸦片种植专业户玛赫古勒已经播种了80公顷的罂粟，到今年4月就可以收获近240千克的鸦片。对此，她充满期待地说：“有了这些鸦片，我们一家就不用为吃饭、穿衣和生活发愁了。”

农民阿卜杜拉·瓦希德家中老少十几口人，他说在阿富汗，除了种植鸦片、提取海洛因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尽管我们愿意靠卖力地工作养家糊口，但这里没有工厂，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收成又不好，我们实在没有别的选择。”

毒品种植和生产不仅是许多阿富汗农民唯一的谋

生手段，更是阿富汗各派政治力量的财政支柱，其中塔利班政权是最大的毒枭“保护神”。

塔利班向所有种植鸦片的人收缴“十税”，即除了毛拉和其他宗教领袖以及塔利班领导人之外，所有人都要上交10%的利润，只这一部分收入每年就高达1,000万—2,000万美元。此外，塔利班还向生产海洛因的工厂征税，每千克海洛因收税约55美元，一家海洛因工厂每天上缴税款达5500美元，仅楠格哈尔地区就有20多家这样的工厂。不仅如此，塔利班也向毒品交易者伸手要钱，每成交一笔买卖，都要从中抽取一定比率的税金。

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塔利班官员一面强调伊斯兰教义，反对吸毒，一面又积极鼓励当地的鸦片种植业和毒品加工业。据报道，塔利班精神领袖奥马尔曾强调，出于打击反塔力量的需要，可以进行毒品交易，还派遣其他领导人亲自到鸦片种植地视察，向农民广泛宣传生产鸦片并不会影响伊斯兰国家的纯洁性。更有甚者，他们还下令关闭了阿富汗上百家学校，将其改建，成为为从事毒品种植加工者服务的场所。在其他照常开放的学校中，居然开设有专门课程，教授当地农民种植鸦片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培训”。很快，塔利班政权控制区域的毒品产量就占据了阿富汗总产量的93%。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塔利班通过出口海洛因曾经在1年中获得高达30亿美元的外汇，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军用燃料和军饷等开支。有时，塔利班还直接以毒品与国际武器黑市的军火商交换武器，保证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继续掌握国家政权。

在塔利班的庇护下，阿富汗毒品种植和销售不断扩大，而毒品生意带来的巨额利润又成为塔利班政权的经济命脉，两者互为因果，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阿富汗毒品出口愈加疯狂，给世界上很多国家造成极大威胁——

国家社会共抵制 塔利班“明种”改“暗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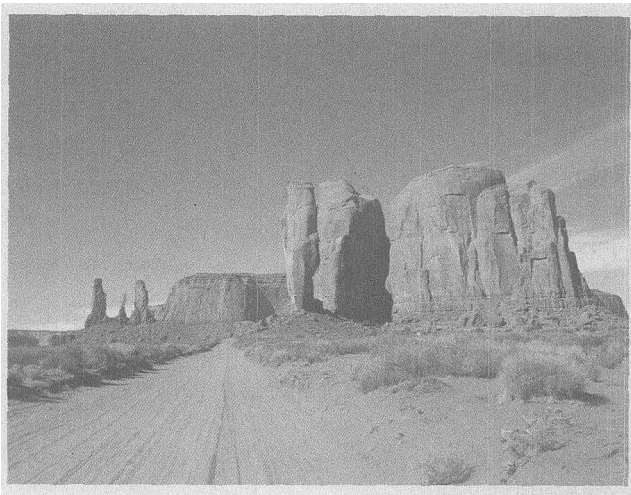
作为阿富汗毒品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国家的必经之路，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巴基斯坦更深切地感受到阿富汗毒品贸易不断扩大的恶果。巴基斯坦麻醉品中心主任哈利姆·迪尔汗说，巴基斯坦不仅毒品贸易难于控制，更可怕的是，全国居然超过100万人沉迷于毒品之中，无法摆脱，而这些毒品的“奴隶”大多是国家未来所依赖的青年人。

中亚各国和俄罗斯是阿富汗毒品走向国际市场主

动脉上的重要环节，毒品问题也日益严重。哈萨克斯坦警方仅在去年第一季度就缴获境外毒品11吨，比上年同期增长近4倍。此外，中亚各国和俄罗斯境内不仅吸毒人员急剧增加，贩毒人员的数量也激增。毕竟在贫穷和战乱频繁的中亚地区，贩毒的高额收入对许多当地居民来说具有很大诱惑力。

不断增多的毒品大量涌入其他国家，吞噬更多人的健康和财富，国际社会意识到，制止阿富汗制毒贩毒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鉴于阿富汗的特殊国情，禁毒专家认为，要制止阿富汗种植鸦片，必须首先要对阿富汗人民提供援助，帮助他们种植粮食作物。从1989年起，英国的救援组织就开始在阿东部执行一项援助计划，接受援助的农民必须作出书面承诺，不再种植罂粟。美国国会也曾批准拨专款用于援助阿富汗农民，帮助他们改种其他作物。此外，中亚各国和俄罗斯还推出了一系列打击国际贩毒活动的举措，加强与阿富汗交界的边境地带巡逻，加大缉毒范围和力度。

2001年9月13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的“6+2”小组成员国缉毒专家特别会议上，来自美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伊朗、中国等阿富汗6个邻国的代表以及联合国打击毒品专家，共同研究了在阿富汗种植生产和走私毒品以及禁止毒品走私的问题。各国代表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与阿富汗人民，特别是农民进行必要的合作，以便为彻底地铲除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创造环境。在联合国的倡议下，这些国家正在筹划在阿富汗周围建立一个阻挡毒品过境的“缓冲安全地带”。因此，在成功推翻塔利班政权之后，国际社会还面临着另一艰巨任务——



反恐又要铲毒 防止毒品外流

除了打击塔利班和本·拉丹的“基地”恐怖分子训练营地之外，英美在阿富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将切断毒品交易这条塔利班武装及其支持的恐怖组织的生命线作为目标之一。

而据日本新闻媒体报道，美英两国的目的其实早已在塔利班当局的意料之中。在“9·11”事件发生前后，阿富汗市场上生鸦片的价格从每千克700美元暴跌到100美元，有关人士认为，塔利班担心在美英的军事打击中，毒品会成为攻击的对象，所以想在此之前大量抛售库存毒品，以确保拥有足够资金应付战争。

这一迹象令四分之三的毒品都来自阿富汗的欧洲国家和联合国方面感到担忧，抛售这些毒品获得的利润会增强塔利班的武装实力事小，而低价毒品充斥欧洲市场导致吸毒人数激增事大。尽管军事打击有可能扰乱阿富汗的毒品交易，但另一方面还会刺激阿富汗的毒品外流加剧，而塔利班政权禁令的失效也会使得阿富汗农民重新开始大肆从事鸦片种植与出口。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据联合国官员估计，目前掌握在本·拉丹的“基地”组织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大毒枭手中的库存鸦片高达2800吨，最保守的估算，这些鸦片的价值也能达到14亿美元，如果加工成毒品，其价值将高达400亿至800亿美元。如今正被军事打击逼迫到走投无路、捉襟见肘的塔利班当局如何能抵挡得住如此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况且，已经有迹象表明，阿富汗正逐步向全球市场投放部分鸦片储备。因此，毒品外流，不得不防。

美国、俄罗斯、法国以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等国已经开始研究军事打击之后阿富汗毒品生产与流向问题。一些国家加强了缉毒和边防检查，严格禁止阿富汗毒品外流。

美国国家毒品管制局最近在华盛顿召开了“毒品和恐怖主义”的研讨会。该局负责毒品情报的副主任史蒂文·卡斯蒂尔在会上指出，目前在阿富汗山区中藏匿着塔利班武装储存的大量鸦片作为自己的最后金库，一旦被美军打垮，也要凭借毒品生产与交易作为最后的生命线，伙同其他恐怖组织东山再起。因此卡斯蒂尔呼吁，美军在继续军事打击的同时，不要放弃对毒品交易的打击。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人员正在阿富汗进行实地勘察，搜寻塔利班藏匿鸦片的地点。

■ 曲华